

灭亡前的猖狂一跳

揭穿“四人帮”伪造“临终嘱咐”的大阴谋

《人民日报》编辑部

人 民 出 版 社

灭亡前的猖狂一跳

揭穿“四人帮”伪造“临终嘱咐”的大阴谋

《人民日报》编辑部

人 民 出 版 社

灭亡前的猖狂一跳

揭穿“四人帮”伪造“临终嘱咐”的大阴谋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0.75印张 10,000字

1976年12月第1版 1976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3001·1556 定价 0.07元

毛主席语录

毛主席给华国锋同志亲笔写了“慢慢来，不要招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

灭亡前的猖狂一跳

——揭穿“四人帮”伪造“临终嘱咐”的大阴谋

《人民日报》编辑部

伪造所谓“按既定方针办”的毛主席临终嘱咐，是王张江姚“四人帮”的一大阴谋。揭穿和粉碎这一阴谋，是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四人帮”的伟大斗争的一个重要环节。

事情的发展出于反动派意料之外。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党和国家面临严重困难的时刻，“四人帮”曾经是那样兴高采烈，以为时机已到，大大加快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的步伐。伪造所谓毛主席临终嘱咐，就是他们加快步伐的一个突出标志。看一看一九七六年十月四日《光明日报》那篇“梁效”反党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吧：急于发难，杀气腾腾，迫切之情，溢于言表。但是他们捞到的不是别的什么，而恰恰是他们自己的最后大暴露。机关算尽，一朝覆亡，伪造临终嘱咐的大阴谋，到头来不过是“四

人帮”灭亡前的猖狂一跳而已。

对于十月四日的“梁效”反党文章，人们已经作了许多批判，指出那是一个篡党夺权的动员令。现又查出，“四人帮”手中还有一篇同样性质而且更为狡诈的黑货，原题为《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勇往直前》，经姚文元三次审改，预定于十月八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见报”，只是由于他们迅速垮台，未及出笼，呜呼哀哉了。事出有因，两篇黑文决不是孤立的偶然的现象。联系到毛主席病重和逝世以后，中国天空“四人帮”乌云乱翻，大家看得清楚，这两篇东西正是他们阴谋罪恶活动走到顶点的必然产物，同时又是他们进一步伸出黑手，妄图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采取更严重的反革命复辟行动的信号。

—

马克思、恩格斯说得好：“要对付这一切阴谋诡计，只有一个办法，然而具有毁灭性力量的办法，这就是把它彻底公开。把这些阴谋诡计彻头彻尾地加以揭穿，就是使它们失去任何力量。”（《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第三七二页）

只要看一看“四人帮”伪造临终嘱咐的阴谋活动的有关事实，看一看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揭穿他们这一阴谋的有关事实，真相就大白于天下了。

事情首先需要回溯到一九七六年四月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指示。四月三十日，毛主席会见外宾之后，华国锋同志向毛主席汇报了国内总的形势好，有几个省不大好的情况。毛主席当即给华国锋同志亲笔写了“慢慢来，不要招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毛主席的光辉指示，极为重要，表现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定沉毅、高瞻远瞩的雄伟气魄，重申了在解决各省的问题上要按照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办，体现了对华国锋同志作为我们党和国家领袖的接班人的无限信任。这对于“四人帮”竭力抵制和反对毛主席的方针，批邓另搞一套，妄图打倒华国锋同志，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同志的政治野心和阴谋活动，是一个极为沉重的打击。

华国锋同志当时就把毛主席的“慢慢来，不要招急”和“照过去方针办”的指示，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作了传达。“四人帮”在场，其中王洪文、江青作了笔录，有案可查，姚文元还直接看到了毛主席的亲笔原件。王、张、江、姚清清楚楚地知道，毛主席的指示是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场合，针对什么问题作的。对于毛主席的指

示，他们恨得要死，怕得要命。他们不仅竭力对抗，并且在毛主席逝世之后，立即丧心病狂地有计划地篡改毛主席“**照过去方针办**”的指示，伪造了一个“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主席临终嘱咐。

他们的伪造，首先见于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六日两报一刊社论。姚文元特别把社论原稿所说“毛主席在病中嘱咐我们”的“在病中”三字删掉，以便给人造成一种是“临终嘱咐”的印象。随即通过“四人帮”控制的一个发到全国的内部刊物，直截了当地说成是“毛主席和我们永别前发出的伟大号召”，“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的“嘱咐”。大家看，明明是“**照过去方针办**”，在“四人帮”的手中变成了“按既定方针办”，明明是四个多月以前的指示，变成了“生命最后一刻”的“嘱咐”。这不是蓄意造谣，又是什么呢！

更为严重的是，他们偷天换日，居然把他们伪造的这个“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临终嘱咐，说成是什么“对我们党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深刻总结”，“这一代和下一代，本世纪和下世纪，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永远是继续前进的指南”，还说什么恩格斯“始终不渝地坚持马克思的既定方针”，“列宁坚持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既定方针”，等等，真是包举一切。这就是蓄意塑造一个赝品，妄图冒充战

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挥舞起来，作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绝妙武器。从九月十七日起，他们控制的各种宣传机器就开足马力，连篇累牍，大肆宣扬。他们叫嚷什么“宣传总的方针是六个字：‘按既定方针办’”，要让它“覆盖版面”！就这样，一个险恶的政治大谣言，弥天而起了。

他们选择在九月十六日见报，用心也是极为险恶的。就是说，恰恰是在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发布之后，首都追悼大会即将召开，华国锋同志致的悼词发表之前，他们采取突然袭击，较他们原定发稿计划提前三天，抢先把所谓临终嘱咐抛出来。并以此作为宣传中心，极力排斥中央正式通过的告人民书和悼词。他们这种行径，使人们不禁要问：如果确有这样一个毛主席“临终嘱咐”，又确如他们所说的这样重要，那么，他们为什么不向党中央提出极其庄重地加以公布呢？他们参加了告人民书和悼词的讨论，为什么不提出要在告人民书和华国锋同志致的悼词中写进去，而却由他们控制的舆论工具单独加以公布呢？这样做，包藏着祸心。他们企图在全国人民中造成一种印象，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隐瞒了毛主席的“临终嘱咐”，只有他们才是“临终嘱咐”的宣传者、捍卫者。这一个政治大阴谋，是

对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政治陷害，是为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制造舆论。

在华国锋同志致的悼词发表之后，报道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同志致的悼词时，“四人帮”密令他们控制的喉舌工具要突出所谓临终嘱咐，“不要怕重复”，“凡有这句话的都摘入新闻，没有者，要有类似的话”！就是说，人家没有说这句话的，硬要给它添加上去！同时，对于毛主席的“三要三不要”基本原则，他们却竭力抵制，说什么“没有的也就算了”！至于群众悼念情况的报道，那就更加肆无忌惮。说什么，天安门国庆座谈会的“内容主要是”“按既定方针办”啊，说什么，“按既定方针办”是“上海一千万人民的战斗誓言”啊，等等。处心积虑，强奸民意，至于此极。

他们这一套，理所当然地受到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坚决反击。九月底，有的中央负责同志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向他们严正指出：你们突出宣传所谓“按既定方针办”，而不宣传“三要三不要”，你们的宣传方针不对。十月二日，华国锋同志亲自在一个文件上删去所谓“按既定方针办”，指出：“我查对了一下，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这就一举戳穿了“四人帮”的伪造。

我们的华国锋同志，略予批驳，投一光辉，就打乱了“四人帮”的步伐，迫使这一小撮躲在阴暗角落里的政治骗子现出原形。他们很有一点狼狈了，且看他们怎样动作。

他们死不回头。老奸巨猾的张春桥，跑出来说什么华国锋同志的批示不要下达，“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纠纷”。江青立即表示支持她的这个同伙。但是一转身，两天之后即十月四日，“四人帮”就抛出了“梁效”的反党文章，同时加紧炮制《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勇往直前》的黑文。两篇黑文，一个调门，大肆宣扬所谓临终嘱咐，并就所谓“篡改”（应读作揭穿他们伪造）“既定方针”的问题，恶毒攻击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叫嚷“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要防止“邓小平一类走资派”“重演反革命的故事”，“不管是什么人物，用什么方式搞修正主义，刮多大的阴风，我们都要造他的反”，还叫嚷“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等等等等，杀声一片。他们贼喊捉贼。他们要发难，要动刀，狗急跳墙了。请同志们注意，他们不是声称十分爱好和平，很不喜欢那个“不必要的纠纷”吗？原来，在他们那里，只有无产阶级的反击才是“不必要

的”，而他们的反革命进攻却是绝对“必要”的。“以免纠纷”云云，不过是缓兵之计，以便束缚无产阶级的手脚，而对他们来说，却正是煽风点火，组织力量，施放毒箭，狠下毒手的大好时机。他们就是这样在最后挣扎中走到了顶点。

你看他们这个时候，忙得很呐！

毛主席刚逝世，他们就迫不及待地妄图篡夺党中央对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权。他们盗用中央办公厅名义，通知全国各地，重大问题要及时向他们请示报告，妄图切断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与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联系，由他们发号施令，指挥全国。这是在毛主席逝世后，“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第一着。

九月十二日起，姚文元和“四人帮”在两校的黑干将，一次又一次地布置向江青写“效忠信”、“劝进书”。个别的坏家伙，公然反对毛主席生前的安排，提出要江青当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这是“四人帮”此时的一个最中心的主题。

他们实在情急。一封很有一点狂热劲头的“劝进书”说什么，要江青“立即出来担起这付重担，迅即宣付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时乎不待！”好一个“时乎不待”啊，等不及了。江青更等不及。她上窜下跳，四处

游说，又是公开，又是秘密，又是会餐，又是照相，甚至还要别人把胶卷和苹果留着等她那个“特大喜讯”！还有王洪文，居然十月二日就私拍了准备上台时用的他的“标准像”，第二天又窜到平谷县，叫嚷什么“把眼睛睁得大大的”，公然煽动反对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他们很忙了一阵，也很乐了一阵。这就叫做利令智昏。

一面是乐，一面就要杀人。把死了两千多年的篡位夺权的大野心家吕后拉出来帮他们打起所谓“按既定方针办”的黑旗，为他们的杀人事业壮胆，可谓江青此时的一大发明。什么《刘邦死后，吕后如何按刘邦的既定方针办》，奇文之奇，实属罕见。他们鼓吹“用西汉的历史多作文章”，什么文章呢？说是要看“那些对立面是怎么一个一个收拾掉的”！这就很清楚了：他们就要来“一个一个地收拾掉”他们的“对立面”——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和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同志，江青就要黄袍加身，做女皇了！果然，操纵“梁效”的那个黑干将，十月三日深夜急令：“加快整理”早在九月中旬就已“精选”的党政军负责同志的黑材料；十月四日即“梁效”反党文章发表当天，就急急忙忙地把这批黑材料拿走了。特别是那个诡计多端的张春桥，绞尽脑汁，阴谋策划，赫然亲笔写下篡权复辟的提纲，说什么：“怎样巩

固政权，杀人”！

图穷匕现。“四人帮”伪造“临终嘱咐”的大阴谋，就是这样同他们夺权和杀人的计划，紧密交织在一起。

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插曲。一九七六年九月下旬，反党电影《反击》完工之后，操纵“梁效”的黑干将派人向《反击》摄制组提出，还要赶拍一部以围绕“按既定方针办”的斗争为主题的电影。摄制组的人们不懂，他们阴阳怪气地说：“过两周就会清楚了。”大家看，“两周”，从九月下旬到十月四日“梁效”文章发表和八日预定发表另一篇黑文之时，大约已经临近，差不太多了吧。原来，“四人帮”篡党夺权是有一个日程表的。而伪造“临终嘱咐”的阴谋，就是这个日程表的一部分。这伙黑干将可爱之处，就在他们较为坦白。但是，“两周”，未免高兴得太早了吧！

鲁迅有一句名言：谣言世家的子弟，是以谣言杀人，也以谣言被杀的。“四人帮”就是一伙以谣言杀人的专家。伪造所谓临终嘱咐，妄图以此打倒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结果自取灭亡。这就是他们的谣言杀人术登峰造极的表演，和最后的大破产。

二

“四人帮”如此大吹大擂地宣扬所谓“既定方针”，使人们不能不认真地来剖析一下他们的“既定方针”究竟是什么。

为了掩饰他们这条“既定方针”的反动实质，“四人帮”翻来复去地说什么，所谓“按既定方针办”，就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就是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办”。此类伪装的一个最新也是最后的伎俩，就是姚文元在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在那篇未出笼的黑文十月三日送审稿上所作的颇为别致的滑稽表演。

十月三日，姚文元同他在《人民日报》的心腹密谋，“要想个办法，采取措施”来对付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揭露。有什么妙计呢？这个不愧为文痞的角色笔杆枪一摇，把送审稿上的“按既定方针办”，一下子改成“按照毛主席过去既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办”。你看他这个最新产品，既有“按”、又有“照”，既有“既定”、又有“过去”，既有“路线”、又有“方针”，一应俱全。原来，他把伪造的“按既定方针办”，同毛主席亲笔指示“照过去方针办”，以及“毛主席的无产

阶级革命路线”等等字样，分别拆开之后，统统混在一句话里，来了一个真假合璧，合二而一。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他大概以为，这样一改，既可以保存他们的反革命原意，又可以对付党的揭露，他们可以放手大干了。

但是欲盖弥彰。姚文元这一手，恰恰进一步地暴露了他们的真实意图。

“四人帮”的意图之一，就是要用伪造的“按既定方针办”，混淆和取代毛主席指示的“**照过去方针办**”。

在这里，难道仅仅是什么字面上的差别吗！否，这是根本对立的两种方针，体现了根本对立的两条路线。

不错，“四人帮”确实是有一条“既定方针”的。这条“既定方针”的基本点，就是篡党、夺权、复辟。说得详细一点：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这样一个所谓“既定方针”，实质上也就是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的极右路线，是“四人帮”反革命政变的政治纲领。或者用那个一手把持《光明日报》的“四人帮”喽罗的黑话来说，就是他们的“国策”。

大家知道，毛主席指示的“**照过去方针办**”，是针对一定问题讲的。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就是要照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办，照毛主席批示“同意”的

华国锋同志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讲话办。但是，“四人帮”却一反其道而行之。一个黑干将公然叫嚣，毛主席批示“同意”的华国锋同志的讲话，是同他们炮制的所谓清华大学的“经验”“唱对台戏”！他们拚命鼓吹揪“一层人”，甚至要揪什么“邓大平”、“邓二平”。他们由江青出马，在一九七六年二、三月间两次私自召集若干省市负责同志讲话，妄图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同志，矛头直指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毛主席洞察一切，当时就指出：“江青干涉太多了，单独召集十二省讲话”。并要人转告华国锋同志，江青的讲话不对。真是一针见血！批邓另搞一套，这就是“四人帮”的一条“既定方针”。到一九七六年七月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上，他们又一次地恶性发作，有计划、有预谋地策动一些人在会上发难，以批邓为借口，向华国锋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猖狂进攻，妄图篡党夺权。华国锋同志在这次会上针锋相对，传达了毛主席关于“照过去方针办”的指示，作了精辟的说明，打退了“四人帮”的猖狂进攻。尖锐的斗争反复说明，“四人帮”的“既定方针”同毛主席的指示“照过去方针办”，是根本对立的。

“四人帮”的意图之二，就是要用他们伪造的那个“按既定方针办”，混淆和取代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